

王建詩集



[唐] 王建著

王建詩集

中華書局

唐人集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印

張籍詩集	0.42元
王建詩集	0.34元
皮子文數	0.46元
聶夷中詩	0.36元
杜荀鶴詩	

(以上各種，業已出版。)

王建詩集

(唐) 王建著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長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城布胡同10號)

北京市審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耗1/32·3 7/8印張·59,000字

195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7,300 定價：(7)0.34元

統一書號：10018·173 59.7·漫畫

前　　言

中唐是唐帝國由強盛轉入衰弱的時代，是人民苦難深重的時代；但是，也是詩歌的豐收時代。由於激盪的現實生活，給予詩人以更豐富的社會內容，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詩人注視了人民的疾苦，攝取為創作的源泉，就在這一短短的歷史時期中，出現了許多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的詩人。其間如李紳、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輩都能繼承詩經、漢魏樂府，乃至杜甫、元結詩作的優秀傳統，有意識地以詩歌作為反映人民生活，以期改善社會現實的工具，在自己的作品裏，提出當時社會上的重大問題，抨擊腐朽昏庸的封建統治者，並在不同程度上表達了人民的呼籲和願望。由於這羣詩人的互通聲氣，競相倡和，一時詩風為之丕變，蔚成了彪炳千古詩壇的新樂府運動。

王建以擅寫樂府詩著稱，尤以詩中充滿着強烈的正義感和批判精神，而站在運動的前列。在詩歌創作的基調上，他和元、白輩有所不同，因為他的詩不是諫官的婉微的諷諭，而是平民的質直的控訴。深厚的人民性和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是更密切地結合着的。可惜關於他生平的歷

史記載非常少，欣察詩人的全部創作道路是存在着困難的。根據現有材料，我們只知道他字仲初，潁川（今河南省許昌市）人。出生在大歷三年（七六八）^①。他在貞元間中進士後^②，初爲渭南尉，繼調昭應縣丞，歷遷太府寺丞、祕書丞、侍御史。太和中出爲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弓箭不離身。數年後歸，卜居咸陽原上。卒年不詳。從他感懷身世的『自傷』一首詩中：

衰門海內幾多人，滿眼公卿總不親。四授官資元七品，再經婚娶尙單身。圖書亦爲頻移盡，兄弟還因數散貧。獨自在家常似客，黃昏哭向野田春。

可以看出他的出身是很寒微的，由於得不到當代公卿的識拔，宦海浮沉，老是做些職位卑下和閑散的小官。一生窮困潦倒，身世淒涼不堪。但作爲一個詩人來說，却因此得有更接近人民的機會。在和人民的廣泛接觸中，使他深刻體會到勞動人民的深重苦難，而引起衷心的共鳴，因此寫出了許多批判性比較強烈的現實主義詩篇。

王建的詩作，特別是樂府詩，具有廣泛的題材，真實的生活氣息，和豐富的思想內容。我們要探索他的創作成就，有必要了解他所處的時代背景。

唐帝國自經安史的變亂，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的破壞，國勢開始逆轉，日益走向衰落。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削弱了，藩鎮演成了割據的局面，戰伐連年，兵禍不息。而宦官專權，朋黨傾軋，更使

統治階級內部錯綜複雜的矛盾斗争激烈到了不可收拾的頂點。於是內亂削弱了邊防，又引起吐蕃、回紇等外族不斷入侵。烽火所及，燒殺擄掠一空。當時內亂外患，四海鼎沸，人民已處水深火熱之中；但封建統治者爲了應付龐大的軍費支出和繼續維持其荒淫腐化的生括，對其轄區內的人民，却進一步地肆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苛雜的捐稅，繁重的徭役，一齊落到人民的頭上，再加上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奪，乘機兼併，於是土地愈益集中，使大批農民被迫流亡或淪爲奴婢和佃雇農。貧富的對立加深了，階級矛盾更加尖銳化，世局演變到瀕於山窮水盡的地步，醞釀着深刻的社會危機。王建生活在這個非常混亂黑暗的社會環境裏，由於流轉四方的經歷，使他熟悉了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難；而對於人民的遭遇抱有深切的同情，又使他痛恨陷人民於苦難，並爲封建統治者一手造成的不義的戰爭，苛重的賦稅和徭役。這是構成他樂府詩的主題思想的基礎。從愛到恨，亦即從深厚的人道主義到批判的現實主義，不祇是他社會思想的演進，也是他創作道路的發展。

在樂府詩中，詩人以全力控訴了戰爭的災害，和它所給予人民的肉體與精神的創傷。類如《關山月》、《古從軍》、《渡遼水》、《遼東行》、《飲馬長城窟》等篇都採用了樂府舊題，來寫邊塞戰事（有些是以唐初的開邊戰爭爲題材的），但已不再是盛唐邊塞詩的雄渾的詩風了，它所着重

表現的是沙場征戰之苦，色彩比較陰暗，聲調比較低沉，充滿了厭戰反戰情緒，反映出人民對於和平生活的渴望。詩人筆下的戰場是一片陰森淒涼的非人世界。在一場血戰後的情景是『金瘡生肢節，相與拔箭鎌』（古從軍）。而在淒清的月色裏，是『凍輪當磧光悠悠，照見三堆兩堆骨』（關山月）。多少萬里遠戍的戰士就在死亡線上過着慘絕人寰的生活！被迫出征的戰士對死亡的恐懼和懷鄉的情思，詩人也有細緻的刻劃。如『身在應無回渡日，駐馬相看遼水傍』（渡遼水）『征人飲馬愁不回，長城變作望鄉堆』（飲馬長城窟）。『寧爲草木鄉中生，有身不向遼東行』（遼東行）。這無異是萬千戰士們的慘痛的申訴。另一方面，這些戰士的家屬也處於同樣悲慘的命運。在『願身莫著裹屍歸，願妾不死長送衣』（送衣曲）、『征途向何處，碧海與青天』（思遠人）等詩中，詩人以傳統的閨怨詩手法刻劃了戰士妻子的痛苦心情，控訴戰爭破壞了人們幸福的愛情生活。其他如在『涼州行』詩中，寫出吐蕃在佔領隴西河湟後在生活上的漢化，表現了對祖國河山淪於異族的深沉的哀痛。這些詩篇都是很成功的作品。

封建統治者向勞動人民瘋狂搜括的情況，在『田家行』中有深刻的反映。農民經過辛勤的勞動，雖然『麥收上場絹在軸』，但『不望入口復上身』，只希望的知輸得官家足，且免向城賣黃犢，就算滿足了。『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詩人以深摯的同情，寫出了勞動人民說

不出的無可奈何的悲痛。在『簇蠶辭』、『當窗織』、『織錦曲』等篇中，也有同樣生動的描述：『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簇蠶辭）。『輸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著』（當窗織）。『錦江水涸貢轉多，宮中盡著單絲羅。莫言山積無盡日，百尺高樓一曲歌』（織錦曲）。勞動人民辛苦得來的果實自己不能享受，却被統治階級橫征暴斂，巧取豪奪了去，這是如何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此外在『水夫謠』中，通過縛夫的悲慘遭遇的敘述：『夜寒衣溼披短蓑，膚穿足裂忍痛何』！對封建徭役制度提出有力的控訴。詩人通過這些現實的題材，揭露了中唐社會的本質矛盾。

王建樂府詩的題材是很豐富的，反映和揭露了許多方面的社會現實。

統治階級荒淫無恥的生活，詩中也有深刻的描述：『酒多夜長夜未曉，月明燈光兩相照；後庭歌舞更窈窕』。『此時但願可君意，迴畫爲宵亦不寐；年年奉君君莫棄』（白紵歌）。作者不但揭露了統治階級通宵達旦歌舞作樂的腐化生活，並且寫出了被壓迫、被玩弄的女性的悲戚的心境。

對統治者的爪牙憑藉權勢殘害人民的罪行，作者也作了無情的抨擊：『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却商樓上醉。百回殺人身合死，赦書尚有收城功』（羽林行）。像這樣兇惡的殺人魔鬼，由於

統治者的庇護，不但逍遙法外，而且『出來依舊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作者對這種現象，表示了極度的不滿，給予了尖銳的抨擊和諷刺。

封建社會裏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婦女受到的迫害和不幸，也引起詩人的注意，如『促刺詞』反映一個窮苦婦女雖然出嫁，却一生未離娘家的畸形婚姻制度；『贈離曲』刻劃了棄婦的哀怨；『去婦』寫一個勞動婦女因婆婆聽信讒言而被休棄。這些詩篇充滿了被迫害者的辛酸血淚，貫注了詩人的深厚同情。

在詩歌藝術的創造上，王建也有較高的成就。由於他對人民生活的熟悉，他筆下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描寫的生活畫面，就富於真實性和感染力。又因他善於運用人民的語言，許多詩寫得非常通俗淺顯，和民間歌謠的風格相接近，這就使他的詩歌語言藝術更為豐富多采。這些在他的樂府詩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也是他的樂府詩所以能够獲得卓越成就之所在。

王建的近體詩，大都是抒發個人生活感受的作品，那些『征戍遷謫、行旅離別、幽居官況之作』，具有真實的生活體驗，也能『道人所不能道』（唐才子傳）。但是詩中也出現了一些嗟卑嘆窮、消極頹廢的詩句，其思想性和藝術性是遠不足和樂府詩比較的。至於在當時膾炙人口的宮詞百首，雖然側面地揭露了宮廷中豪華、奢侈的生活，但批判力顯見得不够的。同時，詩人對被

侮辱、玩弄和囚禁的宮女的悲哀，雖然也注意到，但沒有足夠的刻劃，不能透過珠圍翠繞、選舞徵歌的現象更深刻地揭示宮廷生活的本質。這一類作品，當然不是王建作品中的精華，也不能看作是他作品中的主要的一面。

這個印本是根據南宋陳解元書籍鋪刻本作為底本加以斷句排印的，在排印前，我們會以汲古閣本、席氏唐百家詩本、全唐詩、清代中葉胡氏谷園刊本互校，對宋本作了必要的補正，並加注說明（凡注上有○的都是我們所加），此外，我們還根據各本補錄了樂府十一首，古風十二首，五律七首，七律四首，七絕五十八首，使它能成為一個比較完備的本子。

①關於王建生年，沒有可靠記載。但是他的學友張籍有贈詩云：『年狀皆齊初有鬚，鵲山漳水每追隨。』因此

可以知張、王是年齒相齊的。張籍的生年，聞一多《唐詩大系》繫於七六年，故亦定王建生年於此年。

②王建登進士第，舊說為大曆十年（七七五），乃丁澤榜第二人。此說本於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四，《全唐詩》王建小傳及清徐松《登科記考》十二悉據此。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四四但云『大曆進士』。今考王建行事及交往贈詩，大曆或大曆十年進士說矛盾甚大，極可懷疑。其故有五：（1）如果王建為大曆十年進士，與張籍贈詩之可以作為考定王建生年的第一手資料是不合的。（2）如果王建為大曆十年進士，則生年至少上推二十年，那末又和《唐才子傳》本身所說的『太和（八二七——三五）中出為陝州司馬，從軍塞

上，弓劍不離身』是有巨大矛盾的。因為按這樣算，太和中王建的年齡至少已在七十以上。（3）王建有『贈張籍歸江東』詩云：『昔歲同講道，青襟在師傍。……行行成此歸，離我適咸陽；失意未還家，馬蹄盡四方，訪余詠新文，不倦道路長。……猶將在遠道，忽起思量，黃金未爲譽，無以挹酒漿。所念俱貧賤，安得相發揚。迴車遠歸省，舊宅江南廂。』這詩表明：張、王是親密的同學，分離後張籍跑了很多的地方，又與王建相逢，可是立即又要回江南。最重要的是：王建作此贈別詩時，兩人還都沒有得志，至於難為酒漿以送摯友。按，張籍於貞元十五年（七九九）中進士（見宋趙令畤《侯鵠錄》五引唐登科記）。如果王建確於大曆十年登第，張籍的年代也必須拉得很早，才有兩人在得志之前久相交往的可能；否則，王、張要成爲忘年之交，而似詩中所敘述的種種情況也很難符合。由此，我們懷疑王建的中第年代，當在貞元中，較早於張籍中第之年，則一切能够符合。再看：（4）王建有『上裴度舍人』詩，自敍其時本職爲縣丞。

按，王建登第後，初爲渭南尉，調昭應縣丞，後乃歷京官。裴度中貞元五年（七八九）進士，約在元和初始爲起居舍人（舊唐書一七〇本傳）。王建此詩，必作於其時。如王建爲貞元中進士，情況甚合；如爲大曆十年進士，則歷三十年王建猶爲縣丞。（5）王建授詩當時執政，有武元衡相公、張弘靖相公、杜元穎相公、李愬僕射等。武元衡相在元和二年，張弘靖在元和九年，李愬破淮西在元和十二年，杜元穎在長慶元年。這是合於王建在貞元中期中進士、元和初爲縣丞的情況的。當然王建早二十年中進士，則大曆、貞元

間的名相，王建無一篇投進，在曆譜上形成一片空白。難道他在中第以後有那末長的一個蟄伏期嗎？這點考據，我們未敢自信，謹提出供研究者參考，並希指教！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一九五九年五月

王建詩集目錄

第一卷

樂府

涼州行

寒食行

促刺詞

隴頭水

北邙行

溫泉宮行

春詞

遼東行

塞上梅

戴勝詞

鞞鞞詞

開池得古釵

賽神曲

田家留客

精衛詞

老婦歎鏡

望夫石

別鶴曲

烏栖曲

雉將雞

白紵歌二首

短歌行

飲馬長城窟

贈離曲

烏夜啼

宛轉詞

簇蠶辭

水夫謠

渡遼水

田家行

空城雀

去婦

水運行

神樹詞

當窗織

祝鵠

失釵怨

古謠

第二卷

公無渡河

樂府

海人謠

春燕詞

行見月

主人故池

七夕曲

古宮怨

兩頭纖纖

關山月

獨澆曲

寄遠曲	一	柘枝詞	一
傷韋令孔雀詞	一	雞鳴曲	一
傷鄰家鸚鵡詞	一	送衣曲	一
春來曲	一	斜路行	一
春去曲	一	織錦曲	一
東征行	一	擣衣曲	一
荆門行	一	秋夜曲兩首	一
鏡聽詞	一	題台州隱靜寺	一
行宮詞	一	長安別	一
羽林行	一		
射虎行	一		
遠將歸	一		
尋橦歌	一		
銅雀臺	一		
		第三卷	
		樂府	
宮中三臺	二首		
	六首		
江南三臺	四首		
	六首		
宮中調笑詞	四首		

新嫁娘詞 三首

第四卷

四

古風

古風

送人

五

主人故亭

三

古從軍

三

邯鄲主人

三

泛水曲

三

江南雜體二首

三

遠征歸

三

思遠人

三

傷逝者不見

三

元日早朝

三

東平功成

三

送裴相公

三

新嫁娘詞 三首

三

開故人征戍迴

三

七泉寺上方

三

夏讌西樓

三

酬柏侍御

三

贈別李肇著作

三

早發金堤驛

七

贈別張相公

七

和錢舍人水植詩

七

題壽安館

七

送張籍歸江東

七

勵學

六

山中寄及第故人

六

求友	元	溫門山	三
寄李益兼送張寶	元	田家	四
寄崔列中丞	元	代故人新姬侍疾	四
喻時	言	採桑	四
贈王侍御	言	曉思	四
宋氏五女	三	早起	四
送于丹	三	酬張十八	四
留別舍弟	三	秋夜	四
壞屋	三	水精	四
送薛蔓應舉	三	香印	四
留別杜侍御	三	落葉	四
送韋處士老舅	三	秋燈	四
送同學故人	三	園果	四
送申稷評事	三	野菊	四